

河南安阳殷墟濮阳蛋库 M232 发掘简报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
(北京 100101)

摘要:2024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在殷墟濮阳蛋库地点发掘了一批商代墓葬,其中的M232葬式清楚,随葬品较为丰富,时代为殷墟三期。该墓墓室面积6.7平方米,属殷墟中型墓葬,随葬铜容礼器觚爵1套、铜鼎1件、铜甗1件、铜簋1件,另出土铜兵器、铜弓形器、玉器及成组陶器。铜鼎腹内壁铸阴文铭文“亚长”二字。

关键词:殷墟濮阳蛋库;墓葬;铜器;“亚长”铭文;殷墟三期

中图分类号:K871.3

文献识别号:A

文章编号:1001-0327(2025)05-0019-10

2024年11月,经国家文物局批准,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对安阳市濮阳蛋库棚户区改造项目占地区域进行第二期考古发掘。该区域位于殷墟遗址保护区东南,北距后冈遗址460米,东距京广线铁路230米。发掘区域中心位置地理坐标北纬36°6′33.30″,东经114°19′53.32″(图一)。

本次发掘布设10米×10米探方15个,揭露面积1393平方米,共发现商代墓葬46座,其中土坑竖穴墓45座、瓮棺葬1座。M232位于发掘区西部T6117北侧,被殷墟三期墓葬M202打破部分填土,是此次发掘商代墓葬中未经盗扰,随葬品较丰富的中型墓葬之一。现将M232的发掘情况简报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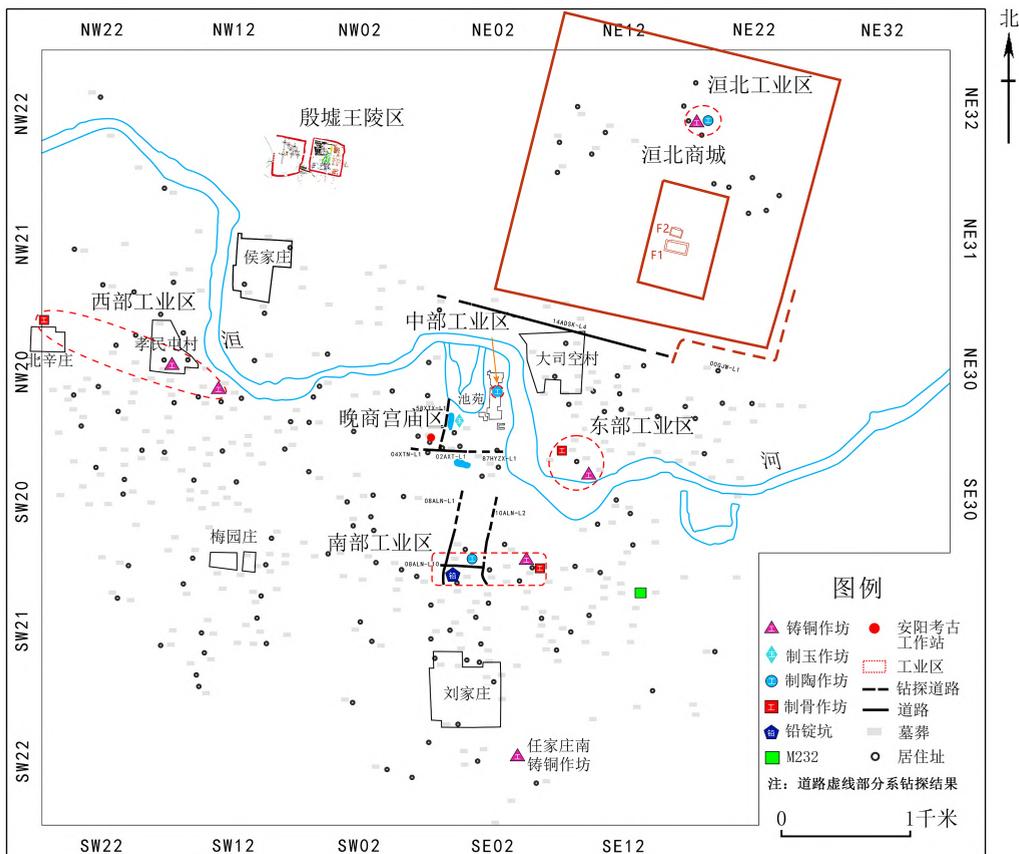
一、墓葬结构

M232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方向4度,墓口距地表0.3米,口小底大,现存墓口长2.95、宽1.56~1.74米,墓底长3.45、宽2米,墓深3米。墓室四壁经过修整,在距墓口1.5米以下,墓壁被不同程度向外掏挖,留下坑洼的表面(图版一)。墓葬填土为黄褐色花土,夯层厚0.1~0.2

米,因包含大量松软的灰坑土而不够致密,结合墓葬打破多个灰坑判断,填土应是挖墓时的原土回填。墓室四周有熟土二层台,宽0.25~0.4、高0.4米,未发现明显夯打痕迹。

椁板上发现殉狗1条,置于墓室中部,头北尾南,腹西背东,前肢缚于身后,颈部系铜铃1个,铜铃上残存红绳痕迹。殉狗周围发现牛、羊、猪的左前腿各1条,应均为殉牲。牛腿骨放置于北端的椁顶板上,猪腿和羊腿放置在狗的西侧。狗、牛腿、猪腿和羊腿的骨骼因椁室塌陷而不同程度散乱(图二)。

葬具为一棺一椁,仅余灰痕。椁应为木板搭建而成,各面板材连接、搭建的方式因朽烂不明。椁顶板残高0.3~0.4米,长2.9、宽1.25米,由20块东西向木板拼成,每块木板宽0.08~0.12米。椁侧板仅在二层台内立面发现少量灰痕。在南、北两端的椁底板之上,各发现一块东西向板痕,长1.1、宽0.2米,彼此平行,推测是最下部的南北端椁侧板。椁底板仅残留少量黄、白色椁板和淤土痕迹,长2.9、宽1.1米,由6块木板构成,每块木板长2.9、宽0.15~0.2米。椁底板应由对剖的圆木拼成,在墓底压出



图一 墓葬位置图

弧形凹槽，最深0.03~0.05米。

棺顶板残存板灰，髹红漆，木板朽烂，仅余髹漆层分布在墓主身体及周围。棺顶板长2.4、宽0.9米，由7块木板组成，每块木板宽0.1~0.12米，高不明。墓底残存棺底板黑灰，长2.6、宽0.9米，由6块木板组成，每块木板宽0.1~0.15米、厚0.02~0.03米(图三)。

椁底板下发现5个桩孔，位于墓底四角，排列较为对称、整齐。其中4、5号相邻，位于东北角。桩孔形状呈不规则椭圆形，剖面为锥形，上宽下尖，直径0.05~0.06、深0.2~0.3米。桩孔内填土为疏松的黄土(表一；图四)。

墓主位于墓室中部，骨骼已朽成骨末，仰身直肢，头北脚南，左侧肱骨、桡骨、盆骨等塌陷至腰坑内。性别、年龄、身高不详。墓底中部有椭圆形腰坑，长0.51、宽0.3米，内有殉狗1

条，仅可分辨头和下颌，其他为骨末，头南尾北，背东腹西。

二、出土器物

墓内出土器物共32件。填土中出土骨笋1件。墓主随葬器物31件，包括铜觚1件、铜爵1件、铜鼎1件、铜甗1件、铜簋1件、铜弓形器1件、铜戈7件、铜矛2件、铜镞7枚、铜铃1件，陶觚1件、陶爵1件，玉柄形器1件、小玉器1件、石璋1件，牛、羊、猪腿各1条。

铜铃发现于殉狗颈部，应为狗铃。陶觚、爵放置在墓室东北角的二层台上。

铜容器鼎、甗、簋放置于北部的椁顶板上，甗叠压于鼎口东侧，一鼎耳在甗身上压出凹痕，一鼎耳刺破甗身。铜觚、铜爵、铜弓形器、铜戈、铜矛、铜镞和玉石器放置于棺内。铜

觚、铜爵位于墓主头部两侧，铜弓形器位于棺南部偏西，铜戈分散放置于棺内北部与西部，铜矛分别置于棺内西侧的西南、西北角，铜镞放置在南端，玉柄形器与石璋位于墓主头部东侧，小玉器塌陷至腰坑内。部分铜戈下面发现席纹痕迹，推测墓主身下铺席。

(一) 陶器

共2件。觚、爵各1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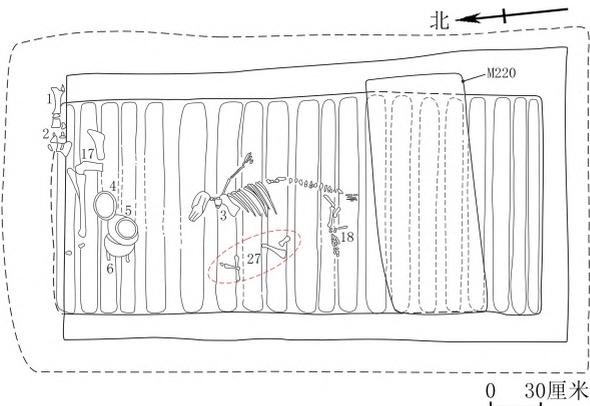
觚 1件 (M232:1)。泥质灰陶。器体粗矮，略歪斜。喇叭形口外敞，腹壁较直，圈足外撇，圈足底有切地盘座。下腹饰三周凹弦纹。腹部表面经过多次切削加工，留下连续多个纵向切削平面。高18.5、口径14.3、圈足径7.3厘米(图五, 1; 图版二, 1)。

爵 1件 (M232:2)。泥质灰陶。器体较小。短流无尾，侈口，折沿，束腰，鼓腹，腹壁一侧有半环形螭，圆底，下接三矮锥足外撇。腹部饰两周凹弦纹。高11.4、口径9.2厘米(图五, 2; 图版二, 2)。

(二) 铜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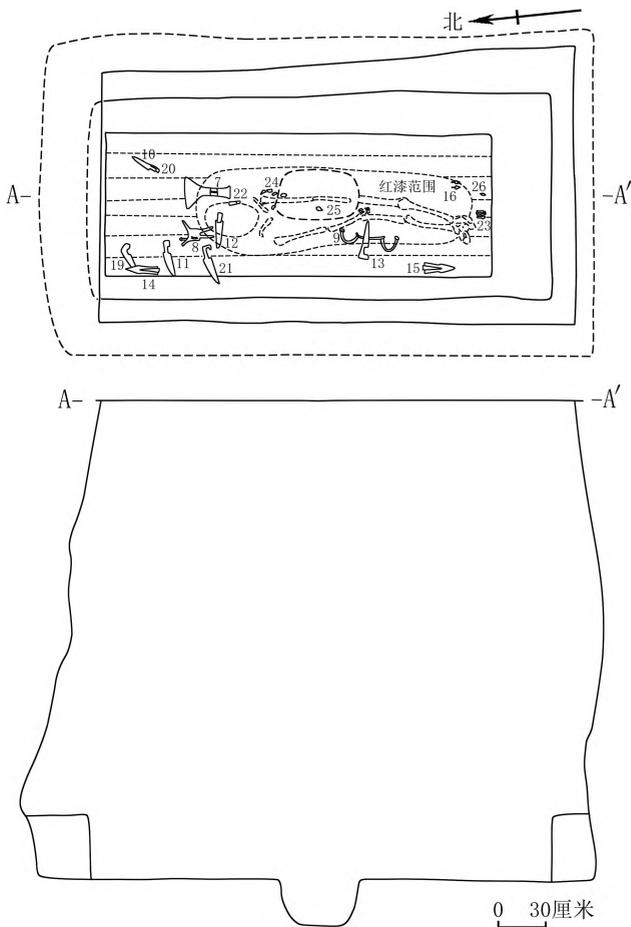
共23件。有鼎、甗、簋、觚、爵、弓形器、戈、矛、镞和铃。

鼎 1件 (M232:6)。圆鼎，完整，质地厚重，表面有锈蚀。直口微敛，方唇，窄折沿上立方形耳，深腹圆底，下接三柱足。器耳、足均素面。腹部满饰半浮雕“三层花”，下腹饰3组兽面纹，口下饰3组，每组4个两两相对的夔纹。腹部兽面中央和各组纹饰之间各有突出扉棱，扉棱看似贯通，实则分成两部分。各组兽面之间的扉棱与三足相对应。鼎腹内壁铸有阴文铭文“亚长”二字。该器表面经细致打磨，仅在扉棱之间的狭窄区域和沿下一处可见残留范线，推测腹部应为六块外范合范而成，双耳耳洞内小外大，应由外范承担耳芯，其中一足底有缩孔。通耳高23.5、口径18.9、足径3、足高9.3厘米，重3486克(图六, 3; 图版三)。



图二 M232 椁顶板平面图

1. 陶觚 2. 陶爵 3. 铜铃 4. 铜簋 5. 铜甗 6. 铜鼎
17. 牛骨 18. 羊骨 27. 猪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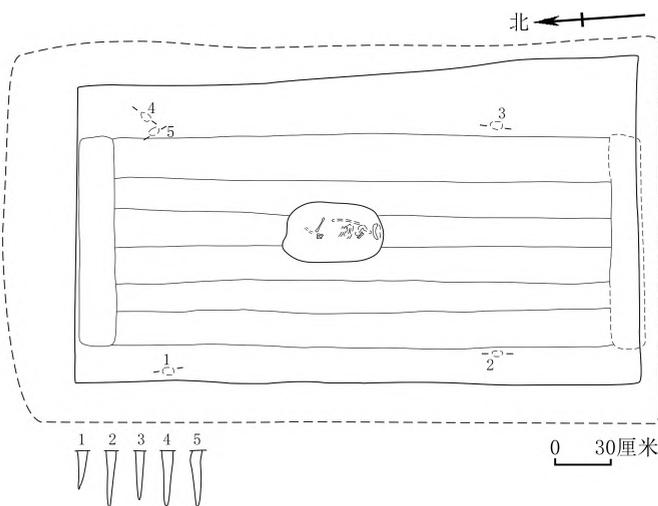


图三 M232 平、剖面图

7. 铜觚 8. 铜爵 9. 铜弓形器 10~13, 19~21. 铜戈 14, 15. 铜矛 16, 23, 26. 铜镞 22. 玉柄形器 24. 石璋 25. 小玉器

表一 椁底板下桩孔登记表

编号	位置	形状	直径(米)	深度(米)
1	西北角	椭圆形	0.05	0.2
2	西南角	椭圆形	0.06	0.3
3	东南角	椭圆形	0.06	0.27
4	东北角	扁圆形	0.05	0.3
5	东北角	椭圆形	0.05	0.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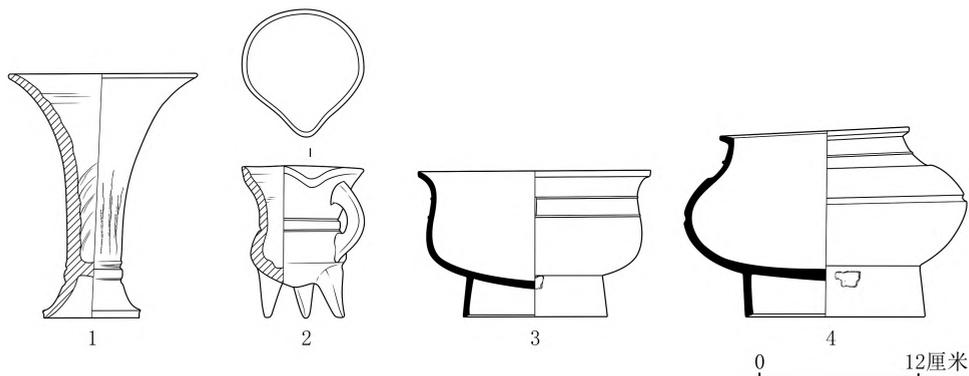
图四 M232椁底板平面图

甗 1件(M232:5)。因挤压变形，一侧器身开裂。该甗出土时和鼎叠置，鼎耳与甗接触处，一鼎耳在甗身上顶出明显的凹痕，一鼎耳顶破并插入甗身(图版四)。敛口，窄折沿，方唇，束颈，圆肩，鼓腹，近平底，矮圈足。颈和腹各有一周凹弦纹。器物表面经过细致打磨，口沿下、颈部凸弦纹处、腹部凹槽处可见范线痕迹，范线分为三组与圈足上的镂孔对应，圈足底疑似有浇口，器底内外有三处补铸痕迹，外底补块中部残留条状浇口。通高14.5、口径14.3、腹径21.3、圈足径13.5、圈足高3.4厘米，重2640克(图五,4;图版二,3)。

簋 1件(M232:4)。体完整，有锈蚀，腹部近底有一小缺口。侈口，方唇，束颈，弧壁，垂腹，圜底近平，圈足外撇。上腹部饰两周不连贯的凸弦纹，圈足均匀分布三个镂孔。器身表面有较粗的打磨纹理，弦纹之间、腹



图版一 墓壁外扩及墓底桩孔解剖情况(由南向北拍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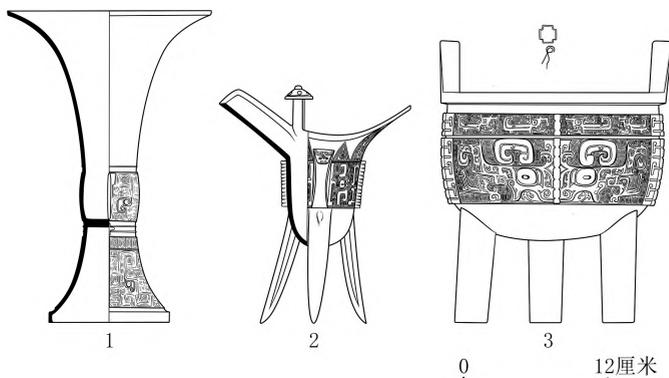
图五 出土遗物

1.陶觚(M232:1) 2.陶爵(M232:2) 3.铜簋(M232:4) 4.铜甗(M232:5)

部近底处可见范线痕迹，范线分为三组与圈足镂孔对应，器外底可见三条范线相交，将外底分为六份，圈足底可见经打磨的浇口。通高11、口径17.7、腹径16.3、圈足径10.9、圈足高3厘米，重1261.2克。簋内底部发现一层密集的带壳黍子(图五,3;图版二,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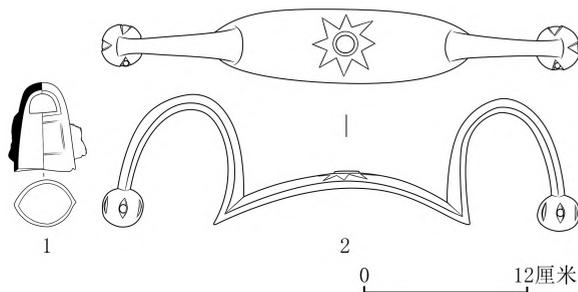
觚 1件(M232:7)。残断有缺失，口部开裂变形，纹饰因锈蚀而不清晰。喇叭状敞口，尖唇，下腹微鼓，腹部有两条相对扉棱，喇叭状高圈足，圈足底有切地盘座。腹颈间饰一周凸弦纹，腹饰两组兽面纹，以扉棱为鼻，腹足间饰两周凸弦纹，上有对称“十”字镂孔，并与扉棱相对应。圈足上层饰一周云雷纹，下层饰两组兽面纹，圆目凸起“臣”字眼，其余部分为简化云雷纹。受器身锈蚀影响，仅在圈足和腹部扉棱对应处发现一条范线，圈足内壁残留的范线和外表面范线垂直，推测圈足有两块内芯。腹部内底有一处枣核形补铸痕迹，外底对应处也有一补块，其上未见浇口。通高26、口径17、圈足径10厘米，重1038.4克(图六,1;图版二,5)。

爵 1件(M232:8)。体完整，有锈蚀。敞口、深直腹，圜底下垂，宽槽状流，尖尾上翘，流后



图六 出土铜器

1.觚(M232:7) 2.爵(M232:8) 3.鼎(M232:6)



图七 出土铜器

1.铃(M232:3) 2.弓形器(M232:9)

端口沿上立有一对菌状柱，呈半圆形，外平内弧，半圆形牛首螯与三条扉棱均匀分布于腹部，三锥状足外撇，足内两侧有沟槽。柱帽饰圆涡纹。口沿之下饰蕉叶纹，腹部饰两组兽面纹，以云雷纹填地，圆目凸起，其余主纹与地纹为一个平面，腹底饰凹槽一周。器表无明显



图版二 出土陶、铜器



图版三 铜鼎(M232:6)



图版四 甗、鼎叠置情况复原

范线痕迹，流下、尾下有错范痕迹。通柱高19.8、流尾距15.8、柱高2.4、柱间距6.6厘米，重693.5克(图六，2；图版二，6)。

弓形器 1件(M232:9)。体完整，锈蚀严重。长条弓形，弓身拱起，中部较宽，两端连有弧形曲臂，臂下端接一扁铃，内有铃球，铃周壁有枣核形镂孔4个，弓身中部有八角星形纹，中心有一圆形突起内凹，相对应弓身内侧中部补块，补块长轴中部可见条状浇口，两端

有对应曲臂缩孔。通长35、弓身长18.6、弓身最宽5.4、高3.4厘米，臂高9.8、宽1.4~2.5厘米，重614.6克(图七，2；图版二，7)。

铃 1件(M232:3)。基本完整，一侧扉棱残断，锈蚀严重。铃体合瓦形，桥形钮无顶，无铃舌。素面。通高6.5、铃口长轴4.5、短轴3.5厘米，重74.2克(图七，1；图版二，8)。

戈 7件。根据内部不同分为两型。

A型：6件。曲内戈。形制、尺寸基本相同。

体完整,质轻薄,铸造粗糙,非实用器。三角形援首,长援中间起脊,援部断面平直,上、下出阑,曲内呈简化鸟首形,内后部有一小歧冠。素面。

M232:10、20出土于棺内东北角。M232:11出土于棺内西北部。M232:13出土于棺内西南部,压于弓形器上,背部有席纹残留。M232:19出土于棺内西北部,上压铜矛,表面有明显席纹和织物残留。M232:21出土于头骨西侧。M232:10, 通长23、

援长16.1、援中宽4、内长6.9、厚0.2厘米,重68.5克(图八,1;图版五,1)。

M232:11, 通长22.4、援长15.2、援中宽4、内长7.2、厚0.2厘米,重51.8克(图八,2;图版五,2)。

M232:13, 通长22.7、援长15.6、援中宽3.9、内长7.1、厚0.2厘米,重47.9克(图八,3;图版五,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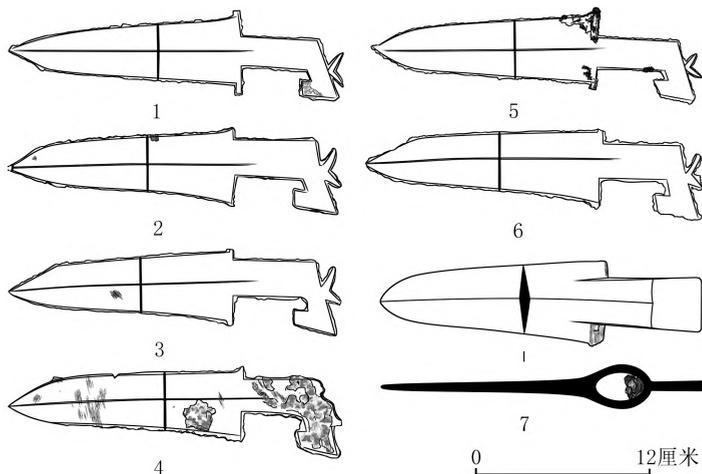
M232:19, 通长23、援长15.7、援中宽4、内长7.3、厚0.2厘米,重66.2克(图八,4;图版五,4)。

M232:20, 通长22.8、援长15.8、援中宽4.1、内长7、厚0.2厘米,重79.3克(图八,5;图版五,5)。

M232:21, 通长23.3、援长15.4、援中宽4.1、内长7.9、厚0.2厘米,重58克(图八,6;图版五,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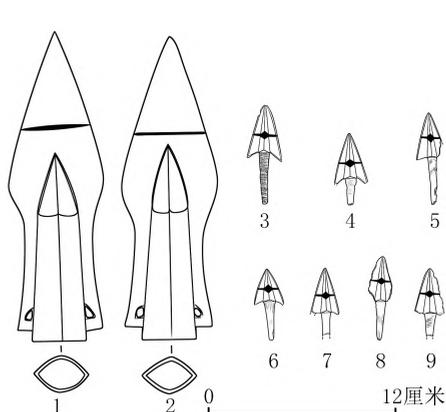
M232:21, 通长23.3、援长15.4、援中宽4.1、内长7.9、厚0.2厘米,重58克(图八,6;图版五,6)。

B型:1件(M232:12)。釜内戈。体完整,质厚重,有锈蚀,釜内有朽木痕,实用器。弧刃,三角形援,中央起脊,无阑,内部有釜孔,可以装秘。素面。出土于棺内中部,背部有席纹残留。通长22、援长15.5、援中宽4.8、援厚0.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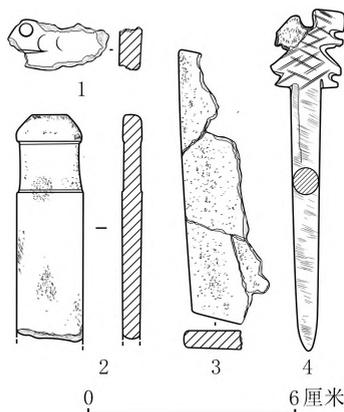
图八 出土铜戈

1-6.A型戈(M232:10、M232:11、M232:13、M232:19、M232:20、M232:21) 7.B型戈(M232:12)



图九 出土铜器

1、2.矛(M232:14、M232:15) 3-9.镞(M232:16-1、M232:16-2、M232:23-1、M232:23-2、M232:23-3、M232:23-4、M232:26)



图一〇 出土遗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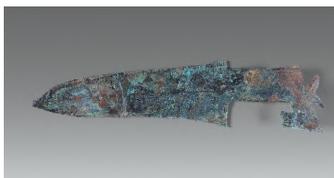
1.小玉器(M232:25) 2.玉柄形器(M232:22) 3.石璋(M232:24) 4.骨箭(M232:01)

0.7、釜长轴内径2.5、短轴内径1.9、釜壁厚0.4、内长6.5、内厚0.7厘米,重316.7克(图八,7;图版五,7)。

矛 2件。形制、大小基本相同。体完整,叶面有打磨痕迹,双系有捆绑痕迹,实用器。尖、刃部锋利,亚腰形叶,中部起脊,脊呈菱形,脊中部有近三角形血槽,骹口呈菱形,叶底各有三角形系孔。M232:14釜内残留木质柄材,骹部一面有铸造缺陷。M232:14出土于棺内西北部,表面有席纹残留。通长20、叶最宽6.1、叶厚



1.戈 (M232:10)



2.戈 (M232:11)



3.戈 (M232:1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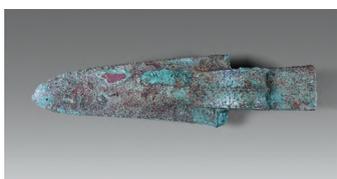
4.戈 (M232:19)



5.戈 (M232:2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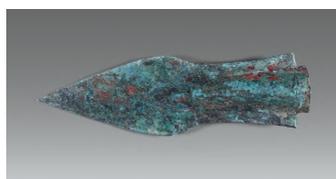
6.戈 (M232:21)



7.戈 (M232:12)



8.矛 (M232:14)



9.矛 (M232:15)



10.镞 (M232:16-1、2)



11.镞 (M232:23-1-4)



12.镞 (M232:26)

图版五 出土铜兵器



1.玉柄形器 (M232:22)



2.小玉器 (M232:25)



3.石璋 (M232:24)



4.骨筭 (M232:01)

图版六 出土玉、石、骨器

0.1-0.2、釜长轴3.4、釜短轴2.3厘米,重180.1克(图九,1;图版五,8)。M232:15出土于棺内西南部。通长19.5、叶最宽6、叶厚0.1~0.2、釜长轴3.4、釜短轴2.4厘米,重163克(图九,2;图版五,9)。

镞 7枚。形制、大小均相同。基本完整,表

面锈蚀。前锋锋利,四棱形脊,双翼平直后掠,长铤,截面为圆形。挺部残存朽木痕迹。M232:16-1,通长6.3、挺长3.2、翼间距2.1厘米,重4.5克(图九,3;图版五,10左)。M232:16-2,通长4.6、挺长1.7、翼间距2厘米,重4.5克(图九,4;图版五,10右)。M232:23-1,通长6、挺长3、复

原翼间距2厘米,重5.6克(图九,5;图版五,11左1)。M232:23-2,通长4.6、挺长2.5、翼间距1.8厘米,重5.9克(图九,6;图版五,11左2)。M232:23-3,通长4.3、挺长1.4、复原翼间距2厘米,重4.8克(图九,7;图版五,11右2)。M232:23-4,通长5.4、挺长2.3、复原翼间距2厘米,重4.8克(图九,8;图版五,11右1)。M232:26,通长4.3、挺长1.4、复原翼间距2厘米,重4.7克(图九,9;图版五,12)。

(三)玉、石器

共3件。其中2件为玉器,1件为石器。

玉柄形器 1件(M232:22)。残断。整体呈青绿色。扁平长条形,平顶,束颈,尾端有短榫。残长6.7、宽1.9、厚0.6厘米(图一〇,2;图版六,1)。

小玉器 1件(M232:25)。周边残断较多,圆目,单足曲于身前,疑似兔子造型。残长2.9、残宽1.4、厚0.6厘米(图一〇,1;图版六,2)。

石璋 1件(M232:24)。长条形,残断,表面涂红。长8、残宽2.3、厚0.55厘米(图一〇,3;图版六,3)。

(四)骨器

骨筭 1件(M232:01)。基本完整,筭首残一角。筭首较平,两侧边缘不规则缺口,两面刻划菱形纹。全长10.1、筭杆长7.7、直径0.76厘米(图一〇,4;图版六,4)。

(五)兽骨

牛骨 1条(M232:17)。左前肢骨,包括肩胛骨、肱骨、尺骨、桡骨、腕骨和掌骨。根据肢骨判断牛的年龄较小,关节未愈合。

猪骨 1条(M232:18)。左前肢骨,包括肱骨、尺骨、桡骨、腕骨、2-4掌骨、第一指、第二指。关节未愈合。

羊骨 1条(M232:27)。左前肢骨,包括肩胛骨、肱骨、桡骨、掌骨,缺少尺骨、腕骨。关节未愈合。

三、结语

M232出土的陶爵和陶觚与殷墟西区墓地Ⅲ式爵和Ⅲ式觚形态上较为相似^[9],符合殷墟

三期的陶器形态特征。铜簋素面,器形较小,整体近方形,圈足外撇,与殷墟三期的郭家庄M160铜簋(M160:7)相似^[9],而不像殷墟四期早段的郭家庄M50所出素面簋(M50:1)那样器形宽扁、圈足较直。铜爵与殷墟三期的郭家庄M135所出铜爵(M135:14)形制非常相似^[9],此种铜爵的流、尾均上扬,菌状双柱增高,与流折稍有距离,这些特征见于殷墟青铜器第三期早、晚段,盛行于第四期^[9]。弓形器两侧悬臂与弓身夹角基本近90度,与郭家庄M160:214^[9]形制相近,郜向平将此形制弓形器归于BⅡ,主要集中于殷墟三期^[9]。因此,M232的年代应为殷墟三期。

M232墓室面积6.7平方米,属于殷墟中型墓葬^[7],除了随葬铜容器觚、爵、鼎、簋、甗,还出土较多兵器,说明墓主是手握一定兵权的中下等级贵族。

铜鼎是M232出土的唯一一件有铭文的青铜器,腹内铸阴文“亚长”铭文。该鼎形制与大司空M663出土的铜鼎(M633:55)相近,此类型鼎仅见于殷墟铜器第二期晚段^[9]。铭文在字形和结构上皆与花园庄东地M54铜器的“亚长”铭文相同。该鼎制作精良、纹饰豪华精美,与同出的素面铜簋、铜甗风格迥异。因此,该鼎的年代可能与花园庄东地M54相似,属于殷墟二期晚段,M232墓主可能通过继承、联姻等方式获得该鼎。

M232是继花园庄东地M54之后,殷墟范围内唯一出土“亚长”铭文青铜器的墓葬。花园庄东地M54的墓主为商王征战沙场,最终葬于宫殿宗庙区附近^[9]。M232的发现,则为讨论“长”氏族裔在殷墟的延续和居住地提供了重要线索。

M232的铜甗在出土时叠放于铜鼎上,鼎耳在甗身下顶出相应的痕迹和缺口,推测当时是将甗放置在鼎上后用力砸压,从而导致铜甗严重变形、开裂,为讨论殷墟的“碎器葬”提供了新的材料。

一般来说,带壳的谷物应该去壳后食用。M232的铜簋中盛放带壳的黍子,为进一步理

解殷墟的丧葬习俗、祭祀窳盛提供了新材料。

附记：本文为科技部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公元前1500年至公元前1000年中华文明早期发展关键阶段核心聚落综合研究·黄河流域商晚期都邑综合研究”（项目编号2022YFF0903602）的研究成果。本文得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学科建设“登峰战略”资助计划夏商周考古学科（项目编号DF2023ZD15）的资助。本项目发掘证照为考执（2024）第119号，项目负责人为王迪，参加发掘与整理的还有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何毓灵、技师何凯、梁成虎、蔡奇岑，安阳师范大学本科生张欢哲、穆青青、陆江楠，山东大学博士研究生丁昊阳。线图由技师刘晓贞、董致远绘制，照片由技师何凯拍摄，骨骼种属由技师孟军鉴定，植物种属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钟华鉴定。在此一并致谢！

执笔：王 迪 何毓灵

注释：

[1]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1969—1977年殷墟西区墓葬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9年第1期。

[2]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殷墟郭家庄商代墓葬：1982-1992年考古发掘报告》，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年。

[3]同[2]。

[4]岳洪彬：《殷墟青铜礼器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第80页。

[5]同[2]。

[6]郜向平：《略论商周青铜弓形器的形制演变》，《华夏考古》2007年第1期。

[7]岳洪彬：《殷墟青铜礼器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第280页。

[8]岳洪彬：《殷墟青铜礼器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第29页。

[9]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安阳殷墟花园庄东地商代墓葬》，科学出版社，2007年，第231页。

Brief Report of Excavation of Tomb M232 at Puyang Danku location, Yinxu Site, Anyang, Henan

Anyang Archaeological Team, Institute of Archaeology,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101)

Abstract: In 2024, the Anyang Archaeological Team of the Institute of Archaeology,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excavated a group of Shang Dynasty tombs at the Puyang Danku loci at the Yinxu site. Tomb M232 demonstrates a clear burial structure and relatively abundant grave goods, dating back to the Yinxu Phase III period. The tomb chamber covers an area of 6.7 m², classifying it as a medium-sized tomb of the Yinxu period. The burial assemblage includes one set of bronze ritual wine vessels (a *gu*-beaker and a *jue*-tripod cup), a bronze *ding*-cauldron, a bronze *bu*-jar and a bronze *gui*-tureen. Furthermore, the tomb yielded bronze weapons, a bronze bow-shaped object, jade artifacts, and a set of pottery vessels. The interior wall of the bronze *ding* is cast with a two-character inscription in intaglio reading “Ya Chang.”

Keywords: Puyang Danku at Yinxu site; tombs; bronze vessels; “Ya Chang” inscriptions; Yinxu Phase III

（责任编辑、校对：许静思）